群書考索卷三十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刋行
元峯蕭　泗　校正

○官制門

監司

周始置監司

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監其方伯之國國三人

漢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史分刺諸州黜陟賢否理斷寃罪武帝始置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者令各詣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

E. H. MU CHINESE LIBRARY

除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則勢偪郡國而後侵預其事矣

宋朝監司

宋朝之監司漢之部刺史遺制也元城先生嘗論之矣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則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乃在千石縣令之下也秩卑則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于綏和更之為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無有糾其非者是則綏和之制矣宋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從官為帥亦許糾劾是則元豐之制也二三百年無方鎮之患其此之由歟宋朝監司有轉運使副有轉運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可也而又有提點刑獄有武臣同提刑使之並察官吏可也而有提舉常平提舉茶鹽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此轉運之職也淳化中置提點刑獄四年省之景德中復置天聖六年罷之八年復置而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而提刑之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而元祐罷之既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罷迨至紹興之五

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然今之使副運判既不變除武臣提刑罷之復久常平茶鹽合為一司其名雖繁其職實簡昔在仁宗朝銳意太平責任牧守于時范公仲淹在政府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而張溫之之徒首被茲選風聲凜凜聞者是懼當時不堪遂以三虎四瞪之名中之卒罷按察之名而變仲淹已行之政歐陽公有言按察所奏不能與行沮毀者一言便加輕信嗚呼若此而望部刺史之舉其職難矣哉

泉司

唐有諸道鑄錢使故今之泉使亦曰都大鑄錢司然必兼提點坑冶以為名者錢以銅為母而鉛錫其助也夫既以鑄錢為主意今其弊乃至於銷錢者何哉蓋黃金白銀元無與於鑄錢而上之人利於得銅乃以是而優鑿山者俾之多方營銅也其意則善其法則未然者地之所產有無不可以強同也愚民利於金銀之獲不復計夫銅之有無採之於山既不可得則計無從出未免復銷錢以為銅耳利之所在死且不顧

是豈刑罰之所能禁哉夫鑿山而得之者與銷錢而為之者其貧迫絶不同所司獨不辨之乎盖吏胥均其所入之利而上下更相蒙也銅日加多而錢日加少名曰鑄錢司乃藁民銷錢之地也有能隨五金之所入而不發無以為有則害除而利自興矣

總司

方今駐畢吳會上流自蜀漢下流則負海江淮綿亘其中凡數千里所當控扼者皆置軍馬小戍數百大屯數千漕臣所入租賦而入于總所總所會所入錢粮以餉諸屯統軍者不與錢粮掌財者不施節制所以專其責而分其權也以無事之時言之漕臣足以辨事以有事之時言之四總未為贅員凡是區畫得失相半然財之所聚公廉者寡貪冒者多籍諸月之入而為姦利之資者不無官吏之弊不嚴賞罰軍政何由而肅乎。文公云總領一司趙忠簡所置語錄

常平茶鹽司

宋朝立法初意常平所以濟民饑茶鹽所以助國用昔分為二今合為

一使之有無相通上下無足也然今日在常平有名無實茶鹽之利一孔無遺何於利民者熟然而於利國者獨留意耶嘗觀熙寧變法諸州常平免役義倉市易坊場河渡等錢者委郡貳主之此乃王安石行青苗新法籍此以為國息也人主意在國息則利民之事不能以兩立矣今日雖去青苗之擾而諸州茶鹽香礬與夫所謂經總制錢所司督辦毫髮必計於此重則於從輕宜乎常平雖有移五之禁覆蔡之令更相蒙蔽徒為具文也獨不可原其故而為之所乎

論監司當改作按察

自秦置守尉監司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宋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来或置或否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存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奏聞則刺史為

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徑自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又不使若非其人則害貽一路又須重諸判官之權諸判官之下又置數員官屬如職屬官之屬如此則事權歸一大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又無煩擾耗蠹之弊今之主管雖視通判資格但權輕不能有所為但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又為專達則監司不敢妄作矣文公

監司不盡其職

皇華遣使專務咨諏綉衣直指風動列城是豈蒙蔽苟安之地哉則養安以自重積日以計資以因循為識時以緘默為得許以容姦為寬大以舉職為煩苛以興利除害為生事以激濁揚清為抗衮一事之當為則上下相倚首尾兩端又符往來終於不立一吏之當劾則左右顧望畏首畏尾符檄雖峻卒亦如初褰帷問俗所不暇也馳騁原隰所不便迤深山窮谷或以險阻不及至新貴故交或以人情不欲至其所至者則前遞後擁吏卒漁獵悉飽其欲而後去反不若不去之為愈者

監司不敢舉劾

况監司之扵郡縣亦有不敢者某郡之守甞為待從也則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甞為臺諫也則恐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扵縣吏之與在朝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也民訴某守則封其詞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封其牒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執仇讐也守令從而并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言州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訴民誅之者某守令然則每相望無非鼠雀之盜聲勢交援或漏吞舟之魚耳

輕授非人

有以秩卑假以重權若漢之六百石察郡國是也有以權重而得專務禄者唐之以使持節是也使臨盈部上動星躔車駐徐州旋至雨澤剌史之任所關如此而可輕畀其人哉非精神剛正不畏強禦則不足以任其職非風采奮發事業雄偉則不足以振其權在慶曆時廉直中正者方得舉而苛細矯激之人不用也甞任縣邑者方擢為按察而僥求苟至者不擇也其後公正聰明之有科剛方豈第之有目固不容非才

濫厠其間者孝宗嗣位益重其選宰相進擬必反覆審問且親灑宸翰欲得剛正者奏舉數人監司之不輕畀也如此今也親擇之意易而為拘牽者法薦選之功變而為考任之弊郡印方綰已懷攬轡使車未遠覬倖且有先為之地者不風力則勢要請託皆得以行其私資考是遷則闒茸庸繆皆将執例以取償於我矣

任監司之說有三

愚嘗論任監司有三說資望不可太輕遷徙不可太數文法不可太拘資望輕則屬吏不畏遷徙數則意旨不行文法拘則省察不周知此三說則上之人無愧於責任下之人得以盡其職矣

郡守

漢郡守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而有以盡其才按會稽一郡合今浙東西之地在其封內則其權安得不重趙廣漢之将兵屬蒲類将軍擊匈奴朱買臣将兵與横海将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将而征

討矣朱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夫選視其可以用者盡斥罷諸病
吏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
減省紀用度而自興學校君翁歸論棄東海大豪市而莫能犯禁是其
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曰佐敞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背也雖有亦安所施龔遂之於渤
海亦願丞相御史無拘於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則知宣帝懼其專制
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
所令而不聞其跋扈難制之患者蓋自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
丘壽王一以治郡不進盜賊切廢則璽書請責之而治行第一課最上
聞有增秩賜金之寵責實之法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以多循吏也

唐郡守

方鎮之禍豈獨唐世然乱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郡守之無權耳原
其所由始於漢末而然矣初漢置郡守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漢成
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千石則常一變矣始時奏劾二千石長史者皆

宋朝郡守

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退黜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則又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過失者罷其後乃典賦政治民之事則又一變也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也愈變愈重至于東都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建論猶請重其權任郡守之權悉歸牧鎮知有牧鎮而不知有朝廷太守之與嘗易太守為刺史文假之以使節之擁按前此所謂使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是以古所以假太守者而假刺史此其重之之意豈無謂哉推其遞也之從總之都督又其品位崇重不為少卿而刺史見都督之禮又已先為之極至且唐制刺史見都督必首屬戍服不敢以容禮見令狐峘為吉州刺史堅不如制見觀察使齊䩄詣為別駕此則雖假之以漢刺史之名果何益哉開元以來諸道使得專停刺史而代宗使劉晏孜刺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日輕而方鎮日強是無足怪

大哉宋太祖之立國也大道中令之謀國也方鎮之強為天下深患弊根蠹究蓋數十百年莫能去一旦盃酒從容談笑閑雅控御抑制有如嬰兒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留之邸第在彼無缺望置轉運以警其志置倅貳以分其權其規模遠矣哉夫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也聚天下之財穀入之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也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財何如哉強不至縱弱不至削此國初之制然也熙寧大臣用意過當盡削州郡之權籍郡縣兵併兵額一路團結五千人為一將置將副專領軍情離貳役使不行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辦舊例財帑悉歸經費守臣所有者正有限額正使錢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醞造而州郡之財匱矣兵不足以自衛財不足以自給一有警急束手無措後日之

恵君子已頎卜之嗟夫州郡之權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過削不削則縱過削則弱得其中者其惟國初乎

京尹

自漢以來京尹之任類多聲稱趙張三王劉晏許孟容韋澳黎幹羅火嶷薛元賞輩近世亦然近故也歐陽脩韓維吳充范仲淹蔡襄杜衍劉沆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四方萬里瞻焉君相必先知其人而後任之任是職者必自度其才而後居之也近觀列城凡令城下者類能自持亦以近守貳之故歟其亦自度其才之足以辨此歟廟堂量才之地必審擇天下之守令與天守令之所以自審者皆然則郡邑之治班班可紀矣

郡守得人

紫雲之宴切責藩侯選德之昇書及郡守祖宗之重牧守者如此哉先張後王有聲於蜀郡文隙毋迭稱於賓張方平之尹開封也人不敢欺田況之守成都也人不忍欺或以寬厚而此仲詩或以清介而過馬援遺錢不取劉君之盛德也夘户不閉曾公之美政也二州竟留杜公之

遺愛循循之政班班可紀邇其自來寧非自上之人有以激勸之哉

守令

守令

守令自秦人郡縣矦國未之有改也宋朝懲五季藩鎮之弊凡朝臣領外寄者必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倅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所以均內外輕重之任也至孝宗朝不任守臣不為即不任縣令不除監察御史亦此意也然漢多良吏類由久任宋元加之政卓冠江左亦由守宰以六朞為斷也宋初懲創藩鎮之弊失之過甚而守令者率不過二三年重以熙寧新法之擾郡縣之財悉歸公上任是職者執久皇皇惟以財賦為念席不暇煖民不及親而去官之間近家食之日遠為身之計紛然四出其何以循良為哉雖然未仕善士皆可為也既仕循吏皆可為也古者循吏省刑而薄賦斂今也倚刑而聚斂古者循吏奉法而循理今也任法而背理被曹之供輸司監之督辦無名之需非時之擾文移交馳促迫逮繫然則為州縣者如之何

而省刑薄歛奉法循理乎曰黃霸事刑名之主而以寬和著名卓茂當紛亂之世而視民如子內心有主行其所學無往而不可中無得焉視人以爲趨向雖平世亦不可爲矣

遠方守令虐民無由上達

近之官吏賢耶民謳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謳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褁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日撾鼓上聞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也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守檮杌饕餮爲之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御之則死且無告矣 老泉

今日守令之弊

守令之姦民號而訴者案牘相銜也重者不過罷去次者僅免而已舒之獄月民血之未乾而謫罰之書又以恩貸矣至於公卿大夫貪沓冗

耗以不稱職聞者則皆部符以左遷之不意父母斯民之職乃為逐臣之淵藪也。何公劍嘗言於先朝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臺諫監司下賢使之為守令是大不然鄭州刺史以親故除豐城令尹以求劍補於已則便如國家爵禄何於私則便於天下蒼生何陳傅良

善治所感

蝗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陽得人而去鱷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渙而通粟以李峴而賤有李勉則夷船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吳幷

秦無賢守令故民離而亡

秦之吏非殘忍侵漁以逢其君則貪饕摯災不逞之人也於是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關東之豪投袂一呼毛奮而儲集戮力以顛秦者不可勝計焉合之師所至如破竹者大率皆郡戳其守邑得其令以應之也不然則吏為自全之計挈地以賂而市一旦之命也又不然則談士掉三寸之舌傳檄而風靡其同黨之惡不遠臣妾者如三川守由

泗川守壯南陽守齮亦徒驅欲潰之民疾鞭而戰之不戰而塗地矣秦以虎狼之資尺攻寸取以吞天下一久有變而三十六郡皆無人之墟子嬰之帝未煖而天下歸漢何也無良吏也

守令數易之弊

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民怨之可畏也今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將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

蜀廣之守不應輕畀

蜀廣之辟置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一時部使者以奏牘來上其能否其賢不肖一聽之所薦之人其親與故不知也其利與勢不知也其果長於治郡與否不知也是又出於堂陛部缺之外也名藩巨鎮非長才弗畀無已則曰姑與廣郡與之蜀郡而已是則蜀廣之守非庸才不任事之人則同列所不齒之士也天下之勢無遠近無內外凡隸一圻皆吾郡凡受一璽者吾民豈有近之民為重而遠者之可輕也豈有近之

地為貴而遠者之可賤也王者以民為天廣蜀之民何罪而獨不在所

重也

守令在勸沮

郡計不上璽書切責縣令治化擢為三公懲勸之道時出而用之則騰

桑麥之歌沸襦袴之謠鳴單父之琴富河陽之花將比比矣

縣令

漢縣令

有自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導劉輔尹賞平當有自賢良舉者魏相貢禹有自直言舉者王導

有自方正舉者房風有自茂才舉者薛宣龔勝有自四行舉者何武有以能治劇

而選者何並原陵陳遵尹賞有自郡吏積功而選者朱博王訢則登進之路亦廣矣有

選郡守者王導魏相何並石信臣陳萬年有選刺史者朱博有選諫大夫者劉輔有選京衛

都尉者趙廣漢王導有選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者焦延

壽趙遷之賞亦厚矣魏相為茂陵詐御史傳者至於棄市何並為長陵

侍中犯法者至於斷頭期建捕客於蓋主之家義縱不少貸太后外孫

之罪權任可謂重矣然謁郡守步入府而因吏迎謁其子之使者至負弩以前驅督郵察縣得以按劾記檄所及不免解印甚而綉衣使者欲斬王訢買馬不具欲斬長安令恩遇不隆莫此為甚此汲黯所以受責歸田里孔光所以自免歸教授貢禹一受責而改官即去也前漢循吏傳稱守不稱令廣漢之在陽翟焦延壽之在小黃王尊為虢令朱博為櫟陽令皆良吏也而傳不之載

縣令

弦歌自娛者致割雞之喻操刀未能者貽製錦之譏夫縣令之職乃民之師帥而教化惠養所宜先焉非徒曰紆墨綰銅賦田園之蕪醉河陽之花而已今也若根犯其憲牒訟裝其懷弃權於鷹鸇之行倚法為鷹虎之暴溪壑其誅求星火以督促間有魁壘之才一納於流俗之繩墨非舍遠而就近則以不合於有司之程度而去矣

作令亦足以濟民

前輩常謂達則願為卿相窮則願為良醫愚亦自謂大則願掃天下小

則領宰一邑盖卿相之與良盤窮達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宰天下與宰一邑小大雖不同而濟人則一也

縣吏曠職而宛轉以自全

銜帶勸農而實不副職寄營田而事不講平時出郊不過以飲酒遊山為樂幸而刺史責之則求援於監司而免矣監司劾之則求援於臺省而寬矣臺省糾之則求援於宰執而脫矣疊遞相陵等級相制

縣道窘迫難為

積年拖欠前政已去而尚須帶納征亭商稅差官監收而文令補解昔之匱窘者今已變而為敗缺昔之富實者今已變而為煎熬未赴者有償邑債之憂已赴者有蹈鑊湯之嘆至於掉頭吐舌不敢反顧頻年豐稔猶艱支吾歲一不登立見狼顧是以因訟事而科罰其物數十千羨至數百千用歲課而預借其物一二年旋至五六年

州縣貪殘害民等事

科罰之賦私入以為已物沾籍之法輕用以為已威兩淮之陸運差科

至於重疊而民戶之流離不恤也蜀道之失錢敷歛至於再三而并邑之蕭條不顧也沿海諸郡之船番根括及細微而吏胥之姦弊不問也貪吏誅求民財困於蟊賊虐吏峻急民財困於追呼奸吏狎侮民財困於曲法儒吏委靡民財困於猾胥劉謂○一握州麾便肆貪欲訟諜則不問其曲直獄市則不究其是非窮晝徹夜惟財是求常賦之外別立科名剗遞年已閣之錢立青冊不核之限旬分定數內納必加數或遣吏置局而拘催或差官下邑而根括縣道既極煎熬民間又雜催索於是行一切之政撥不根之詞開告訐之門以網無罪設羅織之獄以穽富民對人則戚戚嗟嗟謂周弊之難復對吏則唯唯諾諾議事則端有可尋是以今日有窮空州郡而無窮空之知州有貧乏縣道而少貧乏之知縣天下財賦不在朝廷不在百姓而在士大夫之箱篋

州縣吏便己而害民

剗刻而請郡曰吾為婚嫁之未畢也家食而求郡曰吾為挈累之猥衆也勢利之結交以遷擢於異日親故之饋遺以報恩於平時於是以家

為郡矣改秩而試邑曰吾姑以應令而非得已也選人之為令曰吾病於走趨而無補也於是以傳舍視邑矣。朝廷無幸法郡縣無幸吏則天下無不幸之民云云朝廷不能無幸法則天下安得無幸吏天下不能無幸吏則天下不能無不幸之民矣一守之幸一郡之不幸也一令之幸一邑之不幸也是以賦取有常數而擅移預借百端以取之無部也財入有定額而擅發移用陰以取之弗顧也民既竭矣而斂不休力已匱矣而役未已民果何罪而吏與之仇也蓋不仇民則無以資吾之苞苴也無以厚吾之囊橐也

能吏良吏不同

精神可以照民情風力可以駭俗聽吏之能也吁抑孰知斵喪斯民之和氣虧傷國家之至仁者未嘗不在於能吏乎夫能吏以督租辦課為能以搏奸擊強為能以一切之義覷善最為能以巧取陰奪之計無出其右為能而所謂良吏者則輸課以後期聞蒞政以無能聞抑強扶弱以不得其術聞巧取賂遺以不由其徑聞然吾講求田里之隱陋則吏

之以能名者往往有賦毒於蛇政毒於虎民敢怒而又敢
於天而顯無告者而郡有循吏則政藏於市[redacted]差貿易[redacted]於農桑之
種植而良法美意則隱然於匹夫匹婦[redacted]設良吏之不多見也上
雖有意於精擇然所得者[redacted]者耳鉏擊奸邪者耳知事情於鉤
鉅者耳學道愛人於武城者誠心於單父者有乎無也三稱善於蒲不
敢欺於鄭者有乎無也嗟夫珥筆教訟者傳聞考之童鬌耳鑽究者深
春耕之案一邑之徽古人之治如此正不待夫今之所謂能吏也：理
財者牟利知獄毫立威者用刑知刺骨知術者施鉤鉅文法者用刻深
則必曰能吏也有用之財也持心近厚者似怯處事過詳者似遲好持
義者似迂耻言功利者似拙則必曰腐儒者無用之才也非標切之風
勝而豈第之政泯歟上供之數使之無缺留州之祖足以自給則偃然
自足以為稱職矣雖期會急於星火文移慘然矛戰上之人不問也課
額一有不敷綱運一有不繼則怒然遂去恨晚雖小民愛如父母百姓
以為司命上之人不恤也非撫字之心薄而催科之令慘繳 要覽 又饗

者以民而填其貪贓之溪壑健者以民而試其屠剥之斧斤

今不懲以財賦責守令

今天下郡縣皆為計司理財之地承流宣化字民之職皆為計司理財之官常賦辦矣雖溪壑其誅求不恤也上供輸矣雖鷹虎其苛刻不責也不然則息争覆茍無詰督負之煩備豎農桑莫贖催科之拙世無盧坦孰肯違租賦以受罰人非何易于孰肯卻榷茶之請以貫禍乎。財賦辦則陞陞矣朘削生民剥及肌體無所恤也期會失則貶黜矣雖撫字心勞愛養備至無所見也建章奏上分畫再三其得罪而去者非茶鹽酒税之不登則上供總司之不辦也非户部常額之過期則轉運需求之不至也詔下褒美增秩賜金其躐等而進者非額外聚斂之有餘則經費衍用之很足也非坑冶鼓鑄之餘數則必寀進留州之兩盡也。財不辦則病官財必辦則病民今之試邑甚難也以易于而短於督賦君子謂之不智以再求而事於聚斂君子謂之不仁以淵明而由於督郵君子謂之不勇。戴星而入令佐之相與語者非錢粟之説無庸

識也抱文書而立者鵠行以進非錢粟之計無庸書也箠楚列於庭下叫號痛楚流血被體非錢粟之事無庸急也

州縣催科獄訟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聽訟猶人必使凡有官君子皆知從事斯語鍾師禹

○然至於蒞官臨民之際則所謂財已竭而斂不休民已窮而賦愈急每蹈韓公昌黎之戒而有司之不犯也囹圄之空虛也刑錯之不用也每不能追還隆古之舊觀何耶豈時非成康文景之世人非龔黃卓魯之流古今異習而太平官府不多見於天下耶曰非也夫綰銅章紆墨綬分民社膺胙土者孰不曰守以牧名當以惠善為先務也帥以師名當以教化為己任也官以親民為名當以撫字為意而不容有一夫之向隅也今乃不以留心撫字為稱職而以財賦促辦為任職不以弭崇聽訟為盛德而以簿書獄訟為癡兒之了官事是必有由也

奉使

輕相擇使

敵國有事相待以相無事将觀以使令之所以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令歲以某来歲當以某又来歲當以某如縣令差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至也今乃強之彼有倉皇失措為夷狄笑而已矣狄觀之以為樽俎笑談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宜其無人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遣使女真無譜

信使所通謂之歷聘可也謂因以覘國亦可也邊諜不明彼此間隔藉一介之遣或可盡得其虛實之狀古之人有行之者鄭元璹之於可汗是也非外示羈縻之誠則無以為生聚之計古之人有行之者范蠡之於吳是也譬之奕棊面置東西取舍旁角顧今日勉之所以結局者何如也

使權輕重

提師百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縛敵。欲戰則使命輕欲和則使

命重臨當之矣志於克敵則死生之說姑為餌而恤此使命之輕也平城之役主於弭兵則劉敬之任舉城望其有成此使命之重也。爭言氈帳執節自誓固可尚矣而乃憚於復往其言陽許信而歸報固可喜矣而乃墮其虛給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則可專之春秋之義也或恐假以生事奉使有音矯制造命漸不可長漢儒之論也或謂沮抑成功是將如之何而可

不可使士大夫辱於虜庭

辟擇班行之彥選儒碩之英而使之俛首屈膝於氈毳武校之前蓋亦國體之所關毋徒罪士大夫之不勇於行也昔隆興初矣交使行始於盧仲賢之開端訖於主倫之成事皆取辦於胥吏之流末至辱我士夫也孝宗皇帝之為國體慮也深矣。今使行人銜命揭揚出境奉玉帛之盛隨禽獸之所竄而朝之不已過乎况亡虜之餘假息于汴乃吾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正南面朝群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如使人若仕祖宗之朝奉祖宗之典禮入祖宗之鄉城望祖宗之

宫闕而拜大羊於祖宗之殿下其類得無泚乎 萬言書

內外官

周重內輕外

朝廷郡國天下之爵禄也使士大夫止為區區之爵禄者計則初何內外之分惟其愛君憂國之意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仲山甫祖齊所以允懷而國人所以眷眷於我周公也歟

均內外

康王之新嗣位也而誥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所以勉之適所以慰之也猶曰在中在外猶二體也又稱之曰一二伯父固所尊之亦所以親之也

周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士大夫所不屑為之事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廷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醢醢

之物物之徵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官寺殯御灑掃使令為元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而苟茫茫者是人為之蓋公卿大臣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居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惑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音聲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示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詔後世哉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徵焉

周內外廷相通

小宰掌宮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知周之宮中府中實合為一體也

漢內外無輕重之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補郡國守相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李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復之郡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為吏雖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則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以嚴助之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非以內為輕外為重也其均徠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奸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安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迫於淮陽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京房沮於石顯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若是曰人臣之願位有所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哉

漢初內外朝相通其後始不相關

漢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二曰中丞在殿中蘭臺圖籍祕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內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宴見入奏事見高帝推戚姬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以徼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遊

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尚書居中而憂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迎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如名曰尊之而實踈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宜若合內外為一然亦非丞相職任濺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及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職尚書及中書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踈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任士人之

制而專用奴僕薰腐之餘矣威靈之季御史之權盡歸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偶於外御史緘默於內矣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使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絡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一何決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文臣其末流遂以若是極耶

漢內外常若軒輊

大抵漢內外朝之勢常若軒輊方外朝之勢伸則申屠嘉得以召辱大臣及中朝之氣盛則嚴助朱買臣等輩得以數詘御史丞相太尉彼非能自為軒輊也顧人主抑揚輕重之意如何耳大抵文帝專任大臣畏服公議故外朝得志而內廷詘武帝不假大臣以權勢欲適一己之私意故多致口舌議論之私人謂之天子賓客以軋之彼其意固與資之自助以排抑大臣也故中朝得志而大臣詘

唐內外官迭為輕重

唐自天寶以前朝廷尊隆士大夫皆以仕於朝為榮故外輕而內重倪若水以京官選為河南採訪使不為薄矣然視班景倩貳卿之行至有登仙之嘆（景倩自楊州採訪入為大理少卿若水餞之於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恨不得為騶僕）蓋是時雖自朝廷宂官擢為方面者嘗自謂下遷其後一經中華之變故自是朝廷不尊外勢轉輕而為重加以刺史月俸至千餘緡而方鎮所取無藝京官之祿侵侵寡薄故薛邕由左丞刺歙州此貶也而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而有洪州別駕之求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凡幕府賓僚有所忤於主帥者始薦入為郎吏其嘗遷臺閣者又寧以不赴取罪去矣然推原士大夫所以恥立於朝廷之故蓋亦有謂是殆不在於區區俸祿而已李泌增俸之請毋乃見其一未見其二乎。盧懷謹曰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而牧遐方是謂惠近而遺遠彼遠方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

宋朝均內外

州縣爲滯路朝廷爲經途重內輕外人情大抵然也雖然亦在乎所以處之如何耳祖宗典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旣更必出十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更迭之制爲一代之良法是陳若拙知單以辭而被賞郭贄知天雄雖辭而卒遣祖宗之威令如此孰敢以外地爲輕哉趙昌言之知天雄亦能政稱而參大政劉昌言倅河南以言事稱旨而知樞密院祖宗之恩賞如此孰不以外地爲重哉當是時風俗渾厚人知義命張知白身在館閣而乞領外郡韓授官至正郎而自請知縣不計品位之崇卑不論祿秩之多寡惟知盡瘁報國而已其用心之厚何如哉今之縉紳奔競成習居內則爲遷在外則爲黜亦豈盡無張知白韓授輩然不可謂皆若人也祖宗黜陟之法盍亦講而行之乎紹興之詔曰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侍從有闕選守臣監司此法而可行也乾道之詔曰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此令尚可申也外官月俸尤更豐足有能以唐爲言如范仲淹冨弼者乎二千石治效增秩賜金有能以漢制爲言如昔人者乎不然

彼方有登仙之望吾乃強之以勞人之職亦終於不樂而已矣不樂其職何以牧民

帖職祠官

國家之所以遇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特未知臣下之所以報君為民之意如何耳夫居其位而後享其祿任其事而後安其榮必也上無負於君下無盜於民中無愧於心而後可也今也朝廷大臣至于州縣小吏有居其名而不在其位者有尸其位而不治其事者不知其幾人也或閑居而祠祿或優寵以職名或坐長磨勘或例沾郊賚或引年以加恩或老死有遺澤考之漢唐典故自食邑致仕奉朝請外所未聞也其視自提壺飱仕無廩俸之代為如何耶國家之所以待臣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王安石乃挾祠祿以為擠屏之具（司馬温公提舉嵩山崇福宫九四任神宗末年欲用光而蔡確王珪阻之乃已）蔡京乃假職名以為寵利之私其所以報君為民又何如哉臣之享民之薄勢使然也

書考索卷三十七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官制門

吏治

宣帝循吏多於文帝

宣帝寬仁恭儉不及文帝天資刻薄頗類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為重者徒以舊勞於外備知閭里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資刻薄終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歸於吏彼其循吏之數多於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寬厚長者德意志慮盡出於已不待吏為之宣帝德意既薄於是循吏之名始稍著見於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見其君之無足言然自數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必矣貫珠○舉郡縣皆循吏而無循吏之名總說循吏必有酷吏區別於其間故漢之循吏正為

宣帝而作東漢之循吏正為明帝而作陳君舉

德化盛則循吏無稱

循吏繇風之美酷吏繇小雅之刺德化在上風俗淳一則循吏無稱文帝將是也吳公故不立傳如正雅無風教化闕則國異政然後吏著稱文翁興學是也如列國有風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貶知擇任二千石良吏為盛宜褒然宣帝雜霸刑名一時吏能亦多承宣帝意嚮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義歸於上則上有數武帝時只一仲舒然事不止於循良吏洪寬裕儒又與仲舒不同循吏各有所長朱邑廉平王成芳來信臣勸農文翁興學

宣帝雖有循吏亦有酷吏

宣帝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德意薄故名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又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弊賞罰不明故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忻戚諸吏不良故選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雜霸任刑一時能吏皆以嚴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黃霸龔遂召信臣朱邑有德遜之風文帝吏不

入循吏酷吏傳

景帝始有酷吏

文帝寬仁無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後吏胥惟郅都獨嚴故為酷吏之首然郅都乃在鴇後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傳景帝始有酷吏緣景帝學鼂錯寬仁貶於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

武帝特皆是酷吏

武帝朝無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慘刻之資只緣多事欲齊之以刑班固正其名別其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序意當矣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上之人欲齊之以刑之意矣

武帝以酷吏為能

能之過則為酷故能吏多見於酷吏傳故凡武帝之所謂能者皆班固之所謂酷也蓋武帝正以多慾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亂吾意也故寧以刑法整齊其民以能吏趣辦其事故班固云雖酷而能稱其位矣楊僕為主爵都尉治放尹齊上以為能拜為樓船將軍。王温舒為河内

太守好殺行威上以為能遷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廣平道無拾遺迹其上以為能一語即見武帝褒之以刑之意

考課

唐虞成周考課先申明邦法而後誅賞

或問太宰之職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歲之月乃始垂象觀之邦國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監正貳之屬乃始建其人何也曰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歲終三歲將有以考課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嶽四門之詢闢四目四聰之明達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猶諄諄然命之者是固將以為考績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於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此道周人考課之法尤嚴於唐虞三代之舊考之周禮有所謂逆其治者執吾之法而逆徵戒之於其先也有所謂待其治者既徵戒之則待其成而考驗之於其後也如宮正醫師司會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族師黨正鄙師內史司寇士師之屬則皆所以廿其事如宮正膳夫酒正太府職內司會司書

内宰司泉泉府稾人酋人之屬則皆所以考其財而太宰小宰宰夫則
兼統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
宰夫令之有小宰受之歲有會歲攷之也小宰賛之而太宰受之也三
歲之有計三歲攷之也冢宰賛之而王親受之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
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
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太宰既以三歲計吏而誅
賞司士以三歲稽士而進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聽其人之自縱也周
人考課之嚴如此夫豈遽行其法而遂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
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蓋曰成曰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
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飭儆戒之必嚴勤勤於正月正歲之始
在太宰則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太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勸治象之法
而懼之以大利在宰夫則正歲以法儆戒群吏令脩宮中之職事而勸
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卿大夫州長黨正以考而讀
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士師亦憲而禁令焉故凡昔者經國之大綱

為治之條目燁燁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飭勉厲之餘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勑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考績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

考課詳於外而不詳於内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内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以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如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謡言舉按輙被黜免太率於外為詳也至於内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勲歲竣察德行以進退之而已雖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然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守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為左内史與民假貸而負租課當免而更以最治平為第一而卒不聞其擢用比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欲以丞令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尉有盜賊滿三日不舉發者
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則又行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
法煩碎不可用矣嘗聞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黜
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素周制冢宰之職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又無
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
總其統紀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課縣如扶風課
茂陵蕭育第六是也州以課郡如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則奏事
舉殿最是也丞相總職歷官如丙吉之歲竟丞相課其殿最以賞罰是
也

唐考功之法善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嘗一日廢也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
欲舉而行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魏而下未能行其緒餘者惟唐
興獨有成法終始行之以有可稱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著其
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為九等以攷中外官上者

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涖之其後屢置知考使嘗以宰相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狄之鑒班宏之公趙景盧承慶之達崔隱甫之敏趙宗儒之核皆可以稱記雖孫狄人宋 朝 書何易於事托言邑民識益昌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考而益以顯名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抑揚奮厲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獨唐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也矣且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饐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人人無私而亦可廢乎嘗攷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薦舉

武帝朝所薦皆言利之人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吾觀鄭當時之立朝未免於逢君之惡也武帝外興師旅內脩宮室窮奢極侈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又將懷財盡民散之懼卓然更化復於質朴使哀痛之詔富民之侯必不至於末年而後行也當時不知出此反迎逢武帝之意薦東郭咸陽孔僅榷鹽鐵算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之侈心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耗斲縱有推轂賢材之意豈能揜其失耶昔鯀之湮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竄殛之刑無可疑者惟驩兜亦嘗稱共工於堯朝而遷與三人同罰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小人一至則亂國無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薦之小人安能自進哉以是而論雖切其罰不為過也當時苟生於舜之時吾知其不能逃崇山之貶矣

舉主改官之弊

今議者以舉主轉官為進賢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謹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闇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進矣請求者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與進賢之法乎

連坐舉主之法非

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畏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宋朝自祖宗以來責有薦舉除授之目仍列舉主姓名或在官貪濁不公柔懦不理職務發聞處斷乖違並量輕重連坐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壯者已老而潤浼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故曰今之法責全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

薦舉為國非為己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羊祜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狄仁傑薦張柬之又薦姚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孫下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亦不知王旦舉寇準行簡行簡亦不知此舉人不以為己恩者也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而坐舉馮直不當舉即以舉劾雄此為人所舉不以己而受其恩者也或問報國孰為大曰薦賢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衆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擇舉主察舉人責舉主之法

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嘗專望於有司

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
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此責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
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
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自陳徵謂
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進官不能皆常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熏謹
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此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
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將
為文具去黼座於數十步之外聽倡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
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受誓戒不及
猶劾舉主邵燁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
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
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不罰而懼儆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
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
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而嘗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

許論薦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雖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寬而後之法密矣然天聖中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則三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勑舉有限舉勑舉主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朝官士大夫脩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天子亦可以闚視自夫監官郡首歲舉限員不問賢否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衆雖欲行三者之法爲得而行之限舉不可行勑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與循資貫積善吏用照歷任書攷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薦舉得人

呂蒙正之冊備盡人才陳述古之藁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薦人

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哉大抵祖宗盛時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已律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心不須焉恩自己出王公曾嘗患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真今之師德歟曹彬之薦其子其奚之於午也呂蒙正之薦其姪謝安之於幼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喬元之於陳球觧狐之於荊伯柳也劉安世以不通溫公之書而被擢則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卻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禹何議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於晏殊每以不稱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舜從嘗調勤於職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干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薦又烏有薦舉之夫實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論祖宗而以任人論祖宗

舉人乃所以為賢

之賢不及賢也已賢而舉人之賢斯賢矣已能未為能也已能而舉人

之能斯能矣陳述古襄之侍經帷也所薦之士自司馬君實而下三十餘人皆賢能之士也嗚呼盛矣其後高宗紹興元年求賢手詔亦舉陳襄薦賢事

趙普堅薦二人

普之相太祖也嘗爲其事擇官普列二人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上普色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則補緝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人

限日擧賢

慶元六年臣僚申請述孝宗之訓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擧一二員謂嚴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請托之私奉聖旨依仍不許宰執臺諫侍從親戚子弟交薦

改官

李侹進卷云初選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積考序進雖有保擧課試之

式進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謹課試多所升黜而保舉之詔又數下
進者稍繁矣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職州縣官雖三任六考始得論薦
被保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遷擢執事頗惡其濫命自今待及
五人始以名聞自明道後則又裁定內外臣僚歲舉官數文臣自待制
至御史武吏自觀察至諸司副使各有等級不許驟過而被舉者來其
本部監司按察司不聽磨勘其法制頗詳寶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
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嘗犯罪者加一等選人六考而改官實起於此
慶曆初更命諸州視邑之多少薦舉差等而守將始有限矣皇祐初更
命監司以所部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人之數尋復裁定舉京官數而部
刺史之舉始有定限矣

舉官額

天聖數十人紹興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
之法皆可積考而進無賢愚之別故自真宗以來改官之制不得不限
其舉官

王制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上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

周禮

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正月之吉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漢唐制度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中正四變而為年停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亡而明經

進士尤貴其得人已盛可為後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謂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舉選云爾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有合者循其制而善用之雖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舉此其意又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繆舉而不舉者有罰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學文吏試章奏一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弊也當是時胡廣張衡已議其非以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節奏按為限是為捨本而忘末而魏氏之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行為先而其弊乃至於純任閥閱不論賢愚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晉宋循襲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歷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然則善法

古者又何必徇其區區之名也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專以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陞踵而行之史謂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時制爾夫豈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甥劉景安書亦以激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陳黯曰進士科目自漢至唐為擢賢真知言哉

唐選舉之弊

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攷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碩文效試官武閑守禦劉嶢曰（通鑑作劉曉上元元年）國家以禮部為攷試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楊綰請因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不先道理明義以墨義考試不舉儒術選人以書考殿最不尊人物

各有旨義著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攷其所以變之之由則亦不足以為義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爾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喻又不難乎攷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貢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歲遷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益貴奔兢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局嘗不以德行為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

而欲倣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
於宋朝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
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 徐故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
本而徇末也哉

鄉評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
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
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一推
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
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而達於朝廷之上蓋如是其
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
推擇為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為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
泯沒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歟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

掾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為五府者然後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郡縣各置三老相帥為善而又設為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貢舉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雜色入流之衆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而楊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進士科不過三十人故杜祐言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是進士又不及明經多也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貴者以

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由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邪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群之第緣梁蕭杜牧之第緣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於請託試

唐志謂進士尤貴得人亦盛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今日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

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語其故對曰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名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無也杜牧言國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節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婁師德張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間猶有遺者以此見唐史得人之盛非虛語也

漢科目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材明經而已孝廉始於高祖賢良始於孝文茂材明經始於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之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

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才哉蓋明經止於藝以射策為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於對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孝廉比於周之賓興舉茂材比於周之興能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青紫應賢良者志在於貪權勢陳湯舉茂材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州縣有辟除之選故士之脩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召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豈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銓選

漢無限年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

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陳咸以十八為郎貢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禄之其入仕不幾於濫乎劉辟強以八十為衛尉公孫洪以八十為丞相充國以七十餘為將軍貢禹以八十一遷御史大夫是未至於老癃者皆可以綰綬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龔勝漢邴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盡其力之詞後漢左雄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猶有可議者乎

遷轉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十不徙官至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有淹滯若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公孫洪徙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禄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

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奪之哉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安國為中尉望之為太傅方進為京兆尹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國朝體貌大臣之禮可為萬世法

辟除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故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之掾曹各自辟於其長其諸侯王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其屬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卿之薦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佐曹掾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康衡為議曹史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王渙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為主簿此屬之辟於郡縣者也是以士之脩潔於家而聞譽達於朝廷往

往辟書交至其門而無遺才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宮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其年勞資格而例以予之若執契券而責債其主奚暇問其賢不肖哉

選曹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於往來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歸此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顧重而不肯就者此其為患二也凡選無常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則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能禄者此其為患三也夫群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攷其書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諸托縱横奸偽百出無足怪也此其為患四也唐者長安每歲輸江淮之運以足饋餉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

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五也又其筮官率以四考及其滿秩理年即遷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
官者放縱無堅待之操此其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
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而卒不能行漢初風
俗猶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以後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
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既
郡守數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二千石下委之選除今以一命悉由
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
之權至隋而後盡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喜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過云

流品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材能勳績等而上之無有限格周勃以木強
中署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
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學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

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踈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英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雖其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官所以未免乎雜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輩去軍功刀筆之選誠可為一代之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終漢之世清濁混殽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誠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雜流品之不分何害哉

雜流

蕭何著試吏之法然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吏又賜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則為吏者因以諷誦字畫而為之矣至於太學選用文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若有補郡守刺史

以至二千石屬者則胥吏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為之也故倪寬
以射策補廷尉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路溫舒既為獄吏而又
以通春秋舉孝廉薛宣朱博皆起於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於丞相
則知漢之胥吏亦以功次遷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有三公有長史有
符掾令所謂堂後吏是也或主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或主詞訟賊
盜或主貨幣錢鐵或主倉庫郵驛或主卒徒轉漕或主奏議兵事皆以
天下名士為之特以進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
進用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流使士
大夫從事於此則必以為恥而不肯為矣

銓選之制

四選之法尚矣文武歸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別之左右選欲其分也
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左選掌之武官
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事侍郎左選掌之官之升朝者
屬之尚書其次屬之侍郎此元豐之制也元豐以前曰審官東院則尚

書右選也曰流内銓曰三班院則侍郎之左右選也此元豐以前制也國初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使三班屬宣徽院所以然者蓋磨勘之制未立而叙遷之法不復舉文武百官非有勞者未嘗遷秩故舉而委之大臣有司無與焉自時厥後既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矣則不得不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矣則不得不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之流内銓所以然者蓋磨勘之法既立叙遷之法既舉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專故必舉而委之有司之職此元豐所以總而歸之吏部也因四選之分合原四選之建置則本末可以見矣

磨勘考課

南曹[illegible]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間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視揔其權而進退焉此

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内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何一定之資歴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見貶黜事權軟弊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未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除文武諸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挃也擢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甫之羨利並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在臣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曷嘗以資歴為遷進哉淳化中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實為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于真宗

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
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
遷秩非勸沮之道天子猶知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一遷武
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
又況考覆引對此制未嘗欽焉其叙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熙寧以
來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
歲月久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殽莫此為甚而後
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噫始者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
攷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為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聞
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主判
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專其任而後可以
重其責昔唐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陸贄不從奏抗不遣官考吏部謂
非任人不疑之道為今日計盍亦專政部之任而重吏部之責乎昔蘇
公紳請擇主判付以事事責成選事誠格言也誠使權衡不欺如王質

所判以衡鑑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則人不敢欺誠使揭科條如魯宗道
榜貲闕如趙及銓事悉自予奪諸吏聽行文書如杜祁公則人不容欺
得人若是雖無法可也若觀其事而不知名實聽其言而不知好惡見
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舉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擬徒使吏挾法於
前曰某人於法在所取某人於法在所後無所可否惟法之為聽則寧
不有愧於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群書考索卷三十八

續集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訓導袁　賓　校正

○官制門

爵秩

漢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矦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洪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若是者皆無定制

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食邑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其關內之邑食其租稅高帝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則其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劉德等六人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樊噲是也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

周爵祿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制除官試守滿年然後為真若干名食全祿猶有古意

漢爵

漢爵二十級自一級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
等則比大夫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人也關內侯比古所內之
子男列侯此古列國之諸侯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有赦則賜
民爵一級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罪公其服飾免復飾免復各以其爵
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攷之其遷轉次第有不可
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閒
已而賜五大夫已而爵號比封君已而賜重爵列侯累遷將軍賜食邑
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
執圭已而得印匱已而封滕令已而賜食邑一級一所截截有紀序間
有超遷越轉則又出於上所特恩而已

官階勳爵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
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加官
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

職任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勳爵者亦如官之數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九為文散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以吏部郎主之曰勳者自上柱國為正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繫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令并為階爵豈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所謂假虛名而濟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勳階進者叙以散官封公蔭叙明經出身亦以散官京官罷歸亦以散官勞考叙進亦以散官故未有職任而授

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兌職任而居者是不特虛假與試官殊科宋朝
政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祿官勳官遂已削云而封爵食邑猶存

古者世祿不世官

威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必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昔者有莘野耕渭釣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陝蒙賢復相太戊武公世美入為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鯀既殛禹作司空蔡叔以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已及周之衰小人祿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雜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示戒深矣。林勲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故世祿而不世官蓋世祿則世子弟無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員之濫其意若曰世類苟賢則食米自足而爵位可以自致焉不賢則均食先人之田祿不過數世自與庶人等矣此先王待遇賢臣重惜名器之善意。晦菴云

世禄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教之教之則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禄蓋其先嘗有功德於民報之宜如此忠厚之至也

古人以穀粟制禄

吕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斛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史之秩計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安范雖有計食以上之說吕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次此攷之則漢之禄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禄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卿其禄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禄也荀綽晉百官表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十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禄猶米名錢少況於古乎

漢禄秩

漢吏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薄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于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奉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石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吏

唐俸祿

職田變而為池又未錢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於内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宋朝祿秩

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祿養賢見於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

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肯言也元祐稍減於元
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
姦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
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之制祿為一已私竭膏血
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
其道矣然嘗考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
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避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
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洵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
支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
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
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
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
而從事乎囊帛匱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殆非所望於君子○所給俸
務請之於府在職奉使不肯稟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

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禄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
亳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亳稱王居白也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

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来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路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援者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大臣之資格壞矣自

致和之官爵日濫而横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寖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攻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懿德喜行瑰奇偉儁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賢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間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閤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横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焉蓋資格嚴則人望為之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叙遷如此則為不次意必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意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資格之弊

孫洙論資格之弊以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循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甲位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才足以堪其任不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累資考級而得之矣位不慶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裴光庭且二子者其當世以罪之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為今之慮誠宜太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並先後用才為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智愚一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後未之聞也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

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欒齊范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展楚之鬭蔿申屈皆世不乏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

盤庚之告羣臣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勢予不掩爾善觀此則知是雖以其祖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加之以選而非泛然錄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

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輦郎袁盎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謂保其可任不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為奏薦亦以論薦人才之義而已矣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隨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其子也義縱少為羣盜有姊以醫幸於太后太后欲官之

姊曰有弟夫行不可是以姊之親不保其弟也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其子以縱之姊猶不敢保其弟于以見古人保任之法盡如此其嚴也而况夫受國家之爵位號爲人之父兄者曾一婦人女之不若也昔衛子思有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尚德故也公孫黑之將死請以其子爲右師子産曰印也若才君當任之不才將朝夕縱汝又何請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爲可否之明驗也後世失古人保任之意惟其恩澤所及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格法所得而已不擇其可否也於數子之中苟有一人雨露之未及則爲沒齒之遺憾視數小子之態固不獨一張禹爲然也是以上之人知有隨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不復詰也下之人知有挾其所得任而求之矣才德之堪任與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祖宗立國之初減齋郎駙馬之目蔭補攷試之科恩郊薦不數數而予之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祖宗任位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爾蓋有雖經奏薦而便辭引對尚有可否予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遺

奏之恩吿老之澤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能之為輕重爾

漢奏蔭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其為虎賁諸郎者皆許父老子代或殁于刺史守而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録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袞登亦以其兄任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號三字郎而悉屬於光禄勲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須便宜之數光禄勲歲以四行察其茂廉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遷擢亡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攷之於史貢禹以光禄勲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禄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桑洪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漢之奏蔭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唐資蔭甚濫然其選輕

昔漢世禄之法雖發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魏晉以中正取人其實純以閥閱為尚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尚是為名實背違所以未為公論
矣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
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散
官此則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抑亦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
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祿任所謂親事帳內者文
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
勳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捉錢品子
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
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資
蔭之目也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授與舉者達奚詢聞之大
驚遂寘之高第俄與詢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
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其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為盛故賴此耳
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
誚宜哉

宋朝資蔭之濫

任子之法宋初其嚴乎咸齋即進馬之額立蔭補攷試之科其入仕之路至艱也趙韓王以佐命之功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為六宅使出於天子之特授其弟之為河南推官猶十年不赴調大臣之於子弟如此則當時之群工百執事又安敢有所希覬哉蓋自盧多遜之祖其子起家即任水部員外則其遷驟矣自呂蒙正為三弟求官雖止授其子京秩而其弟特注縣主簿則其路廣矣然猶未至於濫也祥符中錄王超之子德用為忠佐超之建旄秉鉞已二十二年則是祖宗朝嘗軍方鎮未有奏蔭法也淳化中從魏咸信之請以其子為大理丞咸信以宰臣之孫為駙馬都尉則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蔭法也太平興國中以杜彥鈞補東頭供奉官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則是祖宗朝貴戚妃后之家奏蔭之不濫也至于後日橫恩四出誕節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推恩之濫入流增多矣郊禋之恩起於祥符其後至於一郊所奏且數百人矣國初無致仕之制官給事而致仕者

其子同學究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給事知制誥皆曰侍從且
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三丞致仕者其子為三丞
即是今之朝奉奉議皆得官其子矣又其甚也有易簀而請者有停服
而請者致仕之恩何其濫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韓重斌之子為作坊副
使劉儲之子為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恩也真宗以後丐請日繁其初
已官者或止遷秩而後則盡補白丁矣又其甚者妻族外甥悉皆霑恩
門客僕隷亦蒙甄録遺表之恩何其濫也未離襁褓已結縉紳不限賢
愚槩居禄位此非豩污之言乎承蔭既多受蔭已重行恩在已假奏為
名此非褻明名之言乎弊而至此亦可嘆也已今誕節之恩罷之久矣
而三者之弊猶故也盍亦少加之察乎淳熙之志文臣貟郎武臣副使
終身止任一子正郎正使再遇大禮者增至扵三隣郊者展至扵再而
遺表之恩致仕之恩皆為一品節今之制猶在也遵而行之則在今日

任子較試之法

宋朝公卿子弟其未仕也則命之入學其既學也則嚴之較試既試矣

又有覆試之制有引對之制覆試而三事夫實坐其主司若奚瑛王貽孫之貶是也引對而學業未精俾之再學若錢象中陳宗紀之黜是也攷之既精察之既詳可以例用矣而猶未也太祖朝絲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朝大臣之子並為六宅使夫其處之右職艱其仕路寧不謂膏粱之族未能諳究吏事耶至其後也有同為相臣子而或授以郎官或處之右列者有武列之家授以文秩而文班之後命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為之區別噫亦嚴矣蓋自引對之法罷於天禧考試之法更於熈寧甚而有免試之制有陳乞之法不惟不對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皂白不分廪賜無別此任子所以濫也厥今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試之制亦不必復矣惟銓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也

久任

漢朝久任

漢制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職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徙官

此其在内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何武有為郡守八年黃霸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果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黜斥諸病吏許丞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孰當是時惟長安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三年近者數月一歲之毀傷矣以罪過罷張敞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循良而貪汙者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錢綱

宋朝久任

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者而亟用亟罷何邪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

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之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璫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汴宰相盧者或七年不還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文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貲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

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即歲中三遷爲眞相何敏中自外即歲中三遷爲眞相向敏中自外即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法拘之

人才

人才

嗚呼天之變人甚矣其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咎也雖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所信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則必爲之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故七國將變而已生亞夫以擬之矣新室將亂而已生二十八將以擬之矣天寶至德之運將否而已生郭子儀李光弼李晟以擬之矣

節義

先漢有節義之實而亡其名

伏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如何耳高祖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而戮之以徇衆鄭衆不奉詔名籍而貸之以激世田横不肯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死義之國而不忍屠之所以培養氣節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籍之計者不淺矣故其後士大夫皆知節自守不為勢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貢禹之不肯改官不受卒徒鉗首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如汲黯不屈節于單于如蘇武其凜凜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申古人也責陽以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皆竦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許剛而不暴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尚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尚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又不若西漢有其實而亡其名 制錢

朋黨

歐陽公朋黨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唐實錄見文對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以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理
用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
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
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為人
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
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
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
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
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
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漢黨錮

始於甘陵南北部成於陳蕃李膺與太學諸生終於張儉等。天下有
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
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

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禁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身
至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溫公○前漢之黨
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恭顯後漢之黨指李膺范
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靈與侯覽曹節輩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
等二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柳璨李振也三黨盡索宗社存亡其果
君子耶抑小人耶○又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術以氣節以議論窮
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
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窮則相蹂達則可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
明胡安定

漢唐黨不同

八厨八俊之徒起於漢而俊人切齒於上八關十六子之目起於唐而
賢者脆腕於下均為朋黨之失然而在漢而節義之風有補於漢在唐
而圖利之徒有損於唐此所當監也

唐黨錮

裴度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者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一也夫爲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人之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怨欲必行焉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能免乎 范淳夫

宋朝朋黨

宋朝慶曆黨時慶曆四年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在二府歐陽脩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之不肖也奸蓋斥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皆脩所薦善脩斯言畧不形迹顧忌竦因與其黨造尚論目衍仲淹及脩爲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其詞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當時竦黨至謗誣仲淹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仲淹等相繼罷去石介

幾至斷棺元祐黨紹聖以來貶責元祐臣僚至徽宗崇寧元年令有司攷校收條章疏言涉時者盡加責降尋又籍記元祐黨人以司馬爲首凡三百九人刻名于石後有蔡黨王黨之目亦至靖康之變原其所由實由元祐大臣初以兼容小人爲寬大元祐八年大防欲用楊畏爲諫議大夫范純仁言黨用邪人遂固爭避位大防不悟竟用畏爲禮部侍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以成繼迹之道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畏發之焉尋又有調亭之說盡用小人卒使小人復勝而君子去盡故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內自相攻如洛黨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以蘇軾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爲衆及其終也至紹聖初同以元祐黨令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已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序

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吳兵書皆志兵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班孟堅漢史止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傳記之間本末源流無所統壹聊於暇日採摭大要所以備漢以來兵志云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史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三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州軍李太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将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将帥長與司馬故李太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将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歐之扵行陣事已則歸之扵田里元招收之煩而教不闕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将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扵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軍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七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

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
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
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
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
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盖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盖自夫率之
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以也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
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二
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
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
如晉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
以屬仕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
相適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覲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
師至於衛社稷衛封疆間卑從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

賦民之制必如是是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

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釆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釆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亦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内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决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盖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入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釆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

丘甲

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長長轂一

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合魯使丘
出之按杜氏說似不通周制四丘為甸如此則是魯人增四倍之賦魯雖無道必不至如此之甚哀公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聖人猶切譏之豈至如此惟李靖說頗通胡康侯曰作丘甲者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魯為齊難作丘甲
益兵備禦爾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
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
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
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
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
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林曰

內政

內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於十軌而為里自四里而為連積而至

於十連而為鄉軌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故二百人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五鄉即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率一家而為兵者一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農率三農八家甚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大司徒同籍民數彼其衆而征於司馬者不能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特此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夫百井之城除宮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即一甸也今又特三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此征調則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代復免未聞焉其名為寬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况周制處農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蓋相資而不相病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不與仕伍專幹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仲特强齊之術耳蓋周制大國本七家出一人其征調二人只用一人是十四家迭出一人征調陳君舉云

仲欲得志於諸侯要使一旦用之大國不及知小國不及備而獨於
都邑之近地分為二十一鄉而以農鄉十五以賦三軍則是五鄉萬
家為一軍家出一人每軍萬人其視古者七家出一人其征調又二
人止用一人之制大有間矣然其三軍惟出於農鄉而工商六鄉不
與焉即軌里連鄉以寓伍戎卒旅其視昔時居則為比閭族黨以則
為伍兩卒旅者未甚殊也蓋其時在鄉曰農在軍曰士而文學之士
獨不在於二十一鄉之列者所以表其貴於四民而居之閒燕是故
管子以軍民言之則曰士農之鄉國語以軍言之則曰士鄉彼韋氏
謂士為軍士而唐尚書乃謂十五鄉士民共之其意以為閒燕之士
此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又况周制賦兵皆出於農惟田與追胥則
工商竭作今也既曰公帥五鄉高國各如之而又曰公帥十一鄉是
其合工商六鄉言之即竭作之遺制也

軍制變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

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啗陣而服隣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盃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

周禮大國三軍伯禽時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悼於大國之賦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將弱公室而作三軍理當然也季氏發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

譏兵不出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譏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譏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有賞于大國雖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伐戎矣左氏未嘗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

之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府告楚者亦曰一周當
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過實而亦可以見畿兵不出其力

常裕

周志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畢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民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

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鬭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户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秦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戍輸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鄰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脧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畢

續集